



3 1761 6772 8

王長年

席徵庸



我國明朝嘉靖年間，沿海各省，常受倭寇的擾亂。倭寇就死日本強盜，他們常常駕着海船，來到我國海邊。上岸之後，小則打家劫舍，大則攻州奪府，淫擄燒殺，無所不為，攪得沿海一帶，人民不安，雞犬不寧。朝廷一會出兵剿，倭寇却又狡猾異常，行蹤不定，但聽官兵將到，他們就一窩蜂上了賊船，逃得無蹤無影，等到官兵開走，卻又捲土重來，任所欲為。加以那個時候，恰是嚴嵩父子當政，專權欺主，誣害忠良，把大明朝的錦繡山河，弄得烏煙瘴氣。那征剿倭寇的將官，除了戚繼光俞大猷幾人以外，大都是嚴家的心腹爪牙，乾兒孫子。這些傢伙，原是些東家鮮恥之徒，一心只

王長年

一

想升官發財，懂得甚麼叫忠孝節義，一朝大權在手，自然是無惡不作的了。長官既然如此，部隊中就可想而知，所剿來剿去，倭寇不僅沒有減少，反而越來越多，沿海居民所過的生活，因此也越過越苦。

嘉靖三十八年，倭寇突然竄到福建，騷擾了很多地方，商到心滿意足，才把搶的財物，擄的人口，一齊載上賊船，揚起帆來，向日本門去。這批賊船，大小共有二百多隻，其中一隻船上，除了五十多名倭寇，還有十個中國人，都是被擄的難民，有一半是年青婦女。他們初上船的時候，又被繩網索綁，關在一個艙中，不能動彈。等到船到海中，倭寇才把他，的繩索解開，准許自由活動。他們這時真是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前途茫茫，生死難料，所以大家都愁眉苦臉，唉聲歎氣，比坐牢獄生活，還要痛苦百倍。就中有一彪形大漢，三十歲左右的年紀，船夫裝束，禿光頭，油黑的臉，鏡

下著一部黃鬚，模樣兒很像倭寇。在這一船難民當中，只他還如平時一樣，有說有笑，無慮無憂，彷彿沒有這回事似的。每見倭寇的面，他又厚着臉皮，去巴結他們，引副諸媽相，簡直叫人肉麻。倭寇見他像奴婢一般，聽使聽喚，都很歡喜，許多粗笨事情，常常派他去做。因以不久的功夫，他就全船的倭寇混熟，也能自由到各艙行走了。衆人見他加種下流行差，無不氣憤萬分，恨不行抓將過來，狠狠地給他一頓拳腳。內中有知道他的名字的，實壯忍無可忍了，見他回到本艙，就指着他罵道：「王長年，你怎麼這樣沒有廉恥！那些狗強盜是你的祖什麼？你那樣去巴結！」王長年忙向四下望了望，見沒有外人，然後答話道：「你別罵了，事情到了今天，請問你願不願死在異鄉，還想重回本國？」那人說：「死算甚麼了不起的事，我既被倭寇所擒，寧肯堂堂正正的死，決不像你那樣狗似的搖尾乞憐。」拾中國人丟醜！」王長年分辨道：「你別把我

着成壞蛋，俺燕王的不是一個船夫，却也是頂天立地的英雄，懂得一點大道理：生是大明人，死是大明鬼，一點也不含糊。俺這甚麼東西，配我巴結，不過我們可不應當做籠內的鷄，網中的魚，任賊人耍宰就宰，要殺就殺：我們得想法子從死裏求生哪！」這時所有的難民都哭死了，只聽他逼着嗓子，恨非憤而說：「我苦了許多年，好容易才有一點積蓄，如今都被這批強盜搶光，強盜也給毀了！我的許多鄰居和親友，都被他們弄得家破人亡，妻離子散，這種白海冤仇，豈肯就此罷休？我向這些強盜盜賊懇懇，拍馬屁，無非是一種計策，想找機會報仇雪恨，重回故鄉，難道你們就沒有這番心意嗎？」衆人聽了他這番表白，才知道他別有用意，並不是想像的那種壞蛋，當初的誤解，自然完全消釋，對他的智勇沉着，更是敬佩萬分。又同他坦到重回故鄉的話，勾起無限的心事，以至掉下些人熱淚交流，同聲說道：「誰不想重回故鄉，請問你有甚麼

好洋子，可以讓我們平安回去呢？」王長年因說：「如今船離日本，已經不遠，倭寇對我們更無戒備；這明天又起了東北風，機會再好沒有了。倭寇不但是貪色好酒，我相抓住他們這個弱點，施一個美人計，把他們灌醉，一齊殺死，然後順風轉舵，把船開回，憑我多年駕船的本領，担保能夠讓大家脫險回國。」眾人聽了……無不笑顏開，齊聲稱好。王長年忙又囑咐大家：「我們今是同舟共濟，事成彼此得福，事敗大家遭禍，可不是一鬧着玩的！大家務必合力齊心，不露聲色，專聽我的分派，說幹就幹，不許推諉，才好。」岸的衆人回國心切，無不點頭應允。因為他們說話很小聲，又是福建土話，船裏又沒有外人，所以這消息不至外露。

這一夜，賊船又在海中停宿，各船照例用纜子連着，以防風暴，船與船間的距離，短的幾尺，長的不過幾丈。倭寇因為離家鄉已近，高興高分，便定在當晚，各船分別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，一個

個歡呼痛飲，鬧得海水沸騰，魚類驚散。王長年認爲時機已到，便暗地通知全船的菜民，各自準備，然後走到席間，嘻皮笑臉向衆倭寇說道：『你們這樣乾鬧一陣，有甚麼意味？船上有的是娘兒們，她們會唱山歌，也會唱小曲，爲甚麼不把她們叫來助助興呢？』倭寇原是些酒色之徒，前些日子，因爲要防備官兵追剿，沒有心情尋樂。如今心已落地，這場宴會，正因爲沒有女人陪伴，感到單調無味，現在聽了王長年的話，都喜得搔耳揚眉，連聲大叫：『王長年你真懂事！快去把那些娘兒們叫來，乖乖地唱一氣，讓我們快活快活。』王長年聽了便回艙去，把衆人領來，說道：『剛才我去向他們說，大家因爲連日承蒙優待，非常感激，所以都想前來敬一杯酒，一來慶賀諸位大功告成，二來略表微意，並望將來另眼相看，給大家一條生路。』一面說着，一面把幾個男子叫來，向每名倭寇敬酒三杯，敬畢之後，仍叫他們退到後面，然後由婦女上前，一面

勸酒，一面唱曲。福建原是產茶區域，每到茶時期，茶娘上山採茶，必然要唱茶歌，音調自然，比一般小曲還好聽。這種風俗，漸漸普及全省一般婦女也都會歌會唱，這些村攜的自然也不例外。今夜，她們因爲了軍大使命，而且與自己利害有關，所以那肯暫時犧牲色相，一齊放開歌喉，高唱那最艷麗最動人的歌曲，同時又做出種種狂姿癡態，勾引倭寇，迷。衆倭寇口飲醇酒，耳聽嬌音，眼望美人，無不心花怒放，盡情歡樂，那消片刻功夫，便都東倒西歪，大醉如泥了。婦人們兀倭寇已竟中計，便一面搜尋兵器，一面通知衆人，大家一擁上前，口聽一陣刀聲，就把所有的倭寇殺死；然後解脫纜繩，悄悄開船逃走。這晚，天空皎潔無雲，月光映在海波上面，恰似一條放光的長蛇。他這隻船由王長年在後面掌舵，其餘的人，都在前推槳，在這月光之下，順着海風，向西南急行。船行不久，忽聽後回有吶喊的聲音，王長年回頭一看，但見後回不

這還有幾隻賊船追來。原來是他們纏繞的時候，山已被破壞的賊船發覺，隨後追來的。王長年見事機已經敗露，連忙吩咐水密門緊齊，船上一切可用的武器，準備應戰。并說：『現在，我們真是到了生死關頭了，無論男女，都要沉着奮拚命的幹，如果賊船來時，諸位但聽我的口號行事，掌舵的事，自有我負責，大家不用操心！』話剛說完，就有一隻輕快的賊船，如飛而來。船上燈火齊明，照耀如圓白晝，上面的倭寇，約有二十多名，都手執利刃，兇神一般立在船頭。瘋狗似的大吼大叫。王長年看得分明，突然把舵輕輕一扳，船身的溜一轉，船頭恰好迎着賊船，又一聲號令叫：『打！』只見無數的寶貝——甚麼茶壺茶碗，酒罈飯甌，油鉢燈台，水盆木凳之類，大的小的，長的方的，圓的扁的，呼呼呼直向賊船飛去。倭寇都已喝得醉醺醺的，何曾提防到這下着，無之又立壯明處，目標顯然，所以對面飛來的東西，一打個着，只聽嘩喇喇一陣響聲，這班強

盜有的破頭，有的折腿，還有些嚇了手脚，噙溜地滑下海去了。轉眼的功夫，這船上的倭寇，便已死傷了大半，剩下的人，再也不敢前進了。王長年在百忙當中，忽然聽見對船的賊酋，正在後艙，拚掉水手轉舵。恰好他身旁有一利斧，便一手掌舵，一手執斧，對準倭酋，猛力擲去。但颯的一聲，那倭酋的腦袋，竟被斧頭敲去大半，只嚇得那水手魂散魄消，不由得兩手一鬆，向後便倒。舵既無人操縱，船便左傾右側，又如著海浪的激蕩，眼看是要沉下海底了。這時王長年一把舵扳回，施展平生本領，開船急行。後面的賊船，那裏還追得上，只好任他們逃走了。

他們努力趕了一程，見後面沒有賊船的蹤影了，才放下心，都來向王長年道謝，所有感謝的熱，差不多都說完了，他們還覺得意猶未盡。王長年笑說道：「這算甚麼呢？這次的事，雖然救了你，同時也救了我，大家都出了力，為甚麼要感謝我呢？」眾人見

他毫不居功，更是敬佩。當時有人向他說：「我真佩服你啦！你的見識，你的胆量，你的計謀，哪樣不高人一等！你有這樣大的本領，爲甚麼不從軍去呢？你照從軍去，倭寇，還愁不建功立業麼。」王長年聽了，不由長嘆一聲道：「從軍？唉，別提了！如何會沒從過軍，只口從軍寒透了心，才退伍回家，重新舊業的。」接着就把他這段事情的經過，原原本本告訴大家。

原來王長年家住福建海邊，祖先都以打魚爲業，景况並不算好。他出世以來，就在海上過生活，操舟駕船，是他的拿手好戲。當他還年青的時候，福縣已經受到倭寇的掃蕩了，他眼見倭寇橫行，人民受苦，不由怒火衝天，決意抄軍殺賊，爲國除害。不想他投軍以後，頂頭上司，恰是嚴嵩門下的一個走狗，品行卑污，行爲醜陋，輸吃半點不知，錢財一見就要，罰下的隊伍，更是紀律蕩然。每到一處，準是搗得鷄犬狗咬，神號鬼哭，只是不敢和倭寇見面。倭寇向

東 他何就轉西，倭寇向南，他們又轉北，各幹各的勾當，彼此心
隔不宣。有一次，他們和一小股倭寇，狹路相逢。按人數論，他們的
比倭寇多出幾倍，滿可以把敵人完全消滅，無奈他們胆小如鼠，不
及交鋒，就向後逃竄。只有王長年是精神抖擻，勇氣百倍，他手執
大刀，進入敵陣，橫衝直撞，所向無敵，轉眼之間，就有七八名倭
寇，死在他的鋼刀之下。其餘的倭寇奪路逃走。王長年殺得興起，
哪肯放鬆，也奮勇隨後追去。這時，官兵也都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
，可並不是追剿逃賊，却是去搶奪死屍。趕到王長年轉氣的時候，
戰場上已經冷冷清清，再沒有半個人影，他連忙退回營盤。老遠就
聽得人聲鬧嚷，走到營門一望，但見大帳前面，黑鴉鴉擁着無數的
官兵，再進前細看，才發現他親手殺死的倭寇，已被他們大卸八塊
，有的拖着頭，有的扛着腿，興高采烈的，正向主將報功請賞哩！
王長年一見這強情節，不由得又是氣又是好笑，當即搶上幾步，向

主將擊明，說這些倭寇，都是自己所殺，豈容他人冒功？誰知那主將和這些冒功的人，都有親密關係，當然袒護着他們，所以下聽王長年的話，立刻變了一副橫臉，強詞奪理的說：『你既然殺了倭寇，就該扛了屍首，前來請功，如今兩手空空，可見是當初臨陣脫逃，現在又想回別人頭功，真是太豈有此理了！』不容分辯，把王長年大罵了一頓，推出大營。一面把這次戰鬥，添枝添葉的申奏朝廷，論功行賞。結果這位賣了筋力的王長年，却被打在陰山背後，這可把他的心冷透了，他便棄職回家，重過漁夫生活，轉眼又是十多年了。衆人聽了王長年這番敘述，都感慙萬分，對於那些誤國殃民的好佞，痛罵了好一陣。

這時，船已到了中國海岸，衆人重見了故國山河，自然是無比歡喜。因把船上的戰物，清理了一番，檢那珍貴的，分別帶在各人身旁，倭寇的屍身，早已拋在海內，只留下他們的首級，也由大

家愁着——準備回到鄉，一齊繳給官府發落；這也是王長年的意思。當一劃下首級，扔在一旁，王長年獨自去清理。幾次，究竟他在幹些甚麼，却誰也不注意。上岸的時候，大家都興致勃勃地說：「我們可算是重見天日了！」只不知當地叫甚麼名稱，離各人的家鄉還有多遠。正要向人打聽，忽然見一隊官兵，蜂擁而來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把他們一齊拘押起來；所有船上帶來的財物，全被搜盡，幾十顆倭寇腦袋，也被奪去，然後把他們當做囚犯一般，押到一座衙門裏去。不一會，便見一員官長，高大，官兵的頭目上前報告，竟說他們巡邏海邊，捕得一隻賊船，船上的倭寇，已被殺却大半，現有首級為證；其餘的全被生擒，已押到案，並且指定這禿頭黃鬚的王長年，是倭寇的首領，這位官本是一員參將，聽說部下剿獲倭寇，自然滿心歡喜，便把王長年帶入衙來審問。他們走到堂下，只見正中的將官，相貌雖然威嚴，却還不過可怖，惶

齊排列兩旁的拘拿他們的那些兵士，一個個張牙舞爪，像虎如狼，叫人驚心動魄。他們這時才難於理，拚了九死一生，方才脫險，滿以為可以安抵家鄉，骨肉團聚；誰知剛剛脫離重圍，如今又落虎口，這真飛災，不知從何裏說起。他們因為都是滿腹含冤，見了長官，自然是極力分辯。恨不得生出千百張口來，訴說他們遭難的經過，無奈越是焦急，便越差心亂，七嘴八舌鬧半天，却是毫無要領。那參將見既有賊船賊首，又有許多贓物，事實昭然，豈容分辯；又見王長年相貌，的確與眾不同，更斷定是倭寇首領，為免發生意外，決定將他就地斬首，然後押解其餘人犯，到總督衙門請功請賞。王長年起初並未發言，聽到參將要將他先行斬首，這才大聲叫屈，隨即把他們如何被捕，如何殺賊，又如何脫險的經過，詳詳細細的當堂敘述一遍。參將聽了，不由半信半疑，因說：「照你的口供，倭寇是你們殺的，可是口說無憑，你有甚麼證據呢？」王

是年聽了這話，不由微微一笑，答道：「要證據麼？有的，沒有證據不成。」大家聽他說是證據，都覺驚異，不過心情却各各別：難民是希望他拿出真憑實據，洗刷大家的冤情；那些官兵在賊心虛，惟恐有了真憑實據，露出馬脚；另有些與這事毫無關係的人，因為好奇，也想看看他所說的證據，究竟是什麼東西。因此，堂上堂下，全都默不作聲，所有的眼光，都集中在王長年身上，看他將拳出個甚麼證據來。只見他不慌不忙，從貼身處取出一個布包，很鄭重的恭在堂下，再一層一層地打開，從中取出一串一寸長，五六八寬，紫糊糊的，就給半醃的猪肝一樣的東西，共有五六十個。他擲着這串東西，向堂上的官長說道：「請看這就是證據！」參將看了看，便說：「這是甚麼東西，怎麼能證明倭寇是你們殺的呢？」王長年答道：「這都是人舌頭，是我在上岸以前，暗中從倭寇口裏剝出來，藏在身旁的。大人如果不信，請查驗聚倭寇的首級，看

有舌無舌，皆有舌，我甘願受死，要是沒有舌哩，這就夠證明僑寇是我們殺死的了。』參將聽了，當即取賊首來驗，果然都沒有舌頭。這可把衆難民快活死了，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江長年這樣精明，能夠預先防備後患。現在才恍然大悟，當初在船上，王長年清理賊人首級，原來是幹的這個勾當。那批官兵更沒想到這一着，如今見真情暴露，後悔已遲，窮兇極惡的尊容，霎時都變成可憐模樣，一個個跪在堂下，磕頭如搗蒜一般，苦苦的哀求恕罪。參將與眞象已明，便當堂發落：先把這批混帳官兵各打四十軍棍，被毆的良民，完全開釋；所有的財物，也完全追出來還給他們，然後把這件案情的經過，申報福建總督。總督見此報告，很贊許王長年智勇兼全，特命他身披花紅，跨騎彩馬，由軍機引導，遍遊各營三天，以示獎勵，並嚴令各個部隊，認真整飭軍紀，這以後，那些亂七八糟的軍隊，倒也規矩許多。總督還要他做千總，王長年却堅決辭

了，仍同家人回到家鄉，打漁度日。

不久，王長年却受到戚繼光部下，當了一名小兵，在福建各地，征剿倭寇。戚繼光本是當時有數的名將，部下紀律嚴明，作戰勇敢，當時稱為戚家軍。倭寇最怕的，就是這支軍隊，但見戚家軍的旗號，早就嚇得屁滾尿流了。王長年投到這個部隊，可算是稱心如意，跟着大家東征西剿，消滅了很多的倭寇。戚繼光原有眼力，剛見面就知道他不同常人，後探知他用計殺賊的經過，非常贊許，隨時給他殺敵的糧食。因此，不久之間，他就建了許多奇功，累次遷升，後來竟然官拜參將。等到倭寇平定之後，他却不戀榮華，告老還鄉，享受田園的樂趣。有時還駕着小舟，到海上打魚消遣。這時他的年紀雖老，精神仍然很好，只是頭髮禿得更光，領下的鬍鬚，已經由黃變白了。

王
長
年

一
八

民衆文庫傳記類書目

國立編譯館編輯
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印行

黃帝

牛頓

閻應元

墨子

子產

劉阿大的故事

漢武帝

胡阿毛書傳

沈子凌

狼勇士

鄭國二老

范築先一門忠烈

韓非

義丐興學記

史可法

秦良玉

傷兵慈母

管仲

馮驩

戚將軍平倭

班超

胡阿毛

不怕死的文天祥

立志復

發行

附錄

KBC
G
246.8
I